

● 世界十大侦探小说 ●

Shi Jie Shi Da Zhen Tan Xiao Shuo

福尔摩斯探案集 二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114
273
:2

世界十大侦探小说

福尔摩斯探案集

(二)

[英]柯南·道尔

第二卷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十大侦探小说/丁华民主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2

ISBN 7-80702-321-X

I.世... II.丁... III.侦探小说—世界 IV.I.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0155 号

世界十大侦探小说

丁华民 志敏 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发行
吉林音像出版社

北京潮运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120.5

字数:1800千字 2006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702-321-X/I·41

定价(全16卷):368.00元

目 录

福尔摩斯探案集(二)

铜山毛榉案	(1)
恐怖谷	(37)
警示	(37)
福尔摩斯的分析	(45)
伯尔斯通的惨剧	(53)
黑暗	(61)
剧中人	(71)
突破口	(82)
揭密	(93)
初生牛犊	(108)
麦金蒂	(116)
维尔米萨三百四十一分会	(132)
毛骨悚然	(147)
星夜寒光	(157)
危局	(168)
伯尔第·爱德华的妙计	(177)
尾声	(186)

福尔摩斯探案集(二)

铜山毛榉案

谢洛克·福尔摩斯顺手将《今日电讯报》的广告插页往身后一丢,忽然说道:“着迷于艺术却仅仅是为了艺术本身,而这种人也总是能够于一些无关紧要、普普通通的东西之中找到艺术并为之感到快乐,华生,就在兢兢业业将我们的成绩记载下来的过程之中,你已不知不觉地理解并且运用了这条真理,当我发现这一点时,我的惊喜是无法形容的。此外,我还可以毫不怀疑地说,很多时候你还刻意地渲染着一种气氛。尽管我们经手的案件大部分都曾成为公众的焦点,而案子最终的审讯及其结果也都是当时的头条头版,可是你似乎对于这些几乎是不屑一顾,不过,那些情节平淡繁琐的案子在你那儿是大受欢迎,因为,这些案子表面看似平凡,但却需要十分发散但却不失严密的逻辑推理思维,且能收能放,它们理所当然成了我对于这门特殊艺术研究的研究对象。”

我对他笑了笑,“也许你的话是对的,但却不足以成为我在记录中所运用的过于夸张的手法的借口。”

“可能你的这种行为有它的不对之处,而导致这种不对之处的直接原因就是当你一旦提起笔,心中所想的只有一个念头——怎样才能把案子写得更加引人入胜,扣人心弦,而不是想着你所应该做的仅仅只是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及其环环相扣的推理过程

——如果说你有某种不对的话，大概也就这一点吧。”他一边说着，一边叼着樱桃木烟斗那长长的弯把凑到用火钳夹着的红通通的炉渣上去点火。每次他与人家意见相左时，他就用这个木头烟斗，而一旦他在考虑某些东西时，他却总是叼着那把陶烟斗。

“凭心而论，在这件事上我还算对得起来。”我语气生硬地冒出一句。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位精灵古怪的伙计总是在我面前表现出如此强烈的以自我为中心，而一直以来我对这种表现又十分不感冒。

“你并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从未自以为是或者己字当前。”他一本正经地说。十分明显，他根本不是在反驳我的话而是企图改变我的某些观念。“我之所以希望你能够以真正客观的态度来记录我的探案技巧完完全全是由于它并非我私人的专属——一种从未与我融为一体的身外之物。犯罪是隔三差五的事，可是逻辑尤其是巧妙严密的逻辑却是难得，因为难能所以可贵。所以你应该多花笔墨的不是那些情节而是得出情节的逻辑，但是你却反其道而行之，以一个个曲折离奇的故事去代替一本应详细讲解的课程。”

这场争执发生在一个春寒乍暖的早晨。我们俩仍然住在贝克街的老公寓里，早餐过后，我俩面对着面坐在客厅的壁炉前，炉火烧得很旺。屋外的雾很大，一阵又一阵地扑涌过来，充满了一排排灰色房屋间的每一个角落。正对着我们的那扇窗户在这略带土色的漫天大雾之中，已经成了一团若隐若现、边角模糊、不知是什么形状的阴影。而屋里则是截然不同，汽灯将房间照得亮堂堂的，灯光撒在洁白的台布上，撒在锃亮的瓷具和金属制品上，反射出点点的金光，早餐时用过的餐具还摆在餐桌上，没有整理。从吃完早点开始，整整一个早上，谢洛克·福尔摩斯一直保持着同一个姿势一声不吭地浏览着所有报纸上的广告插页，直到刚才，他显然已经看得十分不耐烦了，才没事找事地针对我笔墨上的分

配十分情绪化地发了一顿牢骚。

他狠狠地吸了一大口烟，眼睛眨也不眨地望着炉中的火舌，缓了一小会，说：“当然，任何读这些记录的人都不会对你这种夸大其辞、故弄玄虚的作法有什么非议，毕竟在所有这些能唤起你好奇心的案子中，绝大多数并没有构成触犯法律的犯罪。比如说，波布米亚国王的那点小烦恼、玛丽·萨瑟兰小姐的离奇遭遇、歪唇男人的棘手问题、贵族单身汉那逃跑的新娘等等，都未触及法律。尽管你已经尽你所能地去减少那些玄虚的成分，但是恐怕你的讲述还是过于啰嗦，不中要害。”

“也许最终的效果是这样，可是你不得不承认我的手法是别出心裁且耐人寻味的。”我针锋相对。

“伙计，对于普通的群众——一群不太留心周围事物的群众而言，要他们仅仅根据某个人的几颗牙齿就断定他在纺织厂工作，或者仅仅根据他左手的大拇指就断定他从事排字，那岂不是天方夜谭吗？要他们去区分几乎完全等同的分析和推理这两种方法，则更是梦话！其实，即便你写得再小说化，再文艺化，我也无话可说，毕竟现在已经不是时有重案出现的时期了。在人们身上再也找不到以前的那种放手一搏的冒险精神和精益求精的创新意识了，至少对那些触犯法律的人而言是这样的。大河没水小河干，而我的这个小营生也沦落为小小的代理处了，上门求助的人们也不过是要求寻回弄丢的铅笔或者帮助那些年轻的住读女学生们想想办法。不管怎么说，我的事业已经是今昔非比了。

今早上寄来的这封信大概也正说明了我的事业处于万丈谷底了吧。你还是先看看吧！”他将一封已经被揉得皱皱巴巴的信抛了过来。

信封上的地址是索塔格普莱斯，寄信日期是前天晚上，信上这么写道：

亲爱的福尔摩斯先生：

现在我有一个非常急的事情想向你请教请教，我不知是否应该接受别人让我担任家庭女教师的邀请。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将于明天十点三十分，亲自到府上请教。

你的真诚的 维奥莱特·亨特

“你与写信的年轻小姐是朋友吗？”

“我们从未谋面，谈何朋友？”

“呀！十点三十分已经到了！”

“我听到有人拉门铃，看来十有八九是她了。”

“说不定这件事另有隐情，远比它表面上看起来有意思，当初那件蓝宝石案不也是吗？最开始我们只不过是一时冲动接下了案子，谁知道后来的调查竟是如此的严重了呢？没准这件事就是另一件蓝宝石案。”

“如果是这样，那就最好不过了，但愿吧！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答案的，如果我猜对了的话，咱们的客人就要进来了。”

他的话音刚落，一位十分年轻的小姐出现在门口，颇有味地走了进来。她的打扮十分简朴，但是干净整齐，十分大方，脸上洋溢着生气，眼睛里闪烁着智慧，脸上有一点点很小的黄褐斑，一举一动干脆利落，显然是一个十分有主见、有魄力女人。

福尔摩斯连忙站起来表示欢迎，而她却开门见山地开始了话题：“我相信你会对我的冒昧表示理解的。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非常难以理解的事情，可是我的父母都不在，又没有其他要好的亲戚或朋友可以商量，所以我只好来麻烦你了，我想仁慈的你会帮我的。”

“坐下再说吧，亨特小姐，我能为你效劳是我的荣幸，我会尽我所能的。”

很明显，我们这位新的当事人得体的举止和不凡的谈吐已经

在我伙计心里留下了十分不错的印像，他用一种近乎研究的眼神将她从头到脚细细端详了一遍，脸上有一闪而过的激动，随即立刻镇定了下来，耷拉着眼皮，双手交握，指甲抵着指甲，十分认真地听亨特小姐将事情原原本本讲述了一遍。

“从五年前开始，我一直在斯彭斯·芒罗上校的家里做家庭教师，一直到两个月前，由于工作方面的原因，上校奉命被调到了新斯科舍的哈利法克斯，上校的几个小孩自然随着父亲一起迁到了美洲，理所当然的，我没有了工作。于是我一边在报纸上登出求职信，一面到报纸上的那些招聘单位去碰运气，结果一直都是没什么效果，经过一段只支出不收入的日子之后，我那本就可怜的小笔存款也开始告急，我几乎到了山穷水尽、无路可走的地步。”

“西区有一家中介所以专门介绍女家庭教师而闻名，叫做韦斯塔韦，几乎每个星期我都要去那儿一趟，看看能否找到比较合适的工作。尽管韦斯塔韦是以它最初的创立人而命名的，可是现在任职的经理却是一位名叫斯托珀的小姐。每天，她的工作就是呆在那间几尺见方的办公室里为前来应聘的女人们寻找工作，而那些应聘者则则在办公室前面的接待室里排队等候，她们按次序一个一个的进去，女经理则根据登记簿上的信息，为她们找一个合适的家庭。”

“与往常一样，上个星期我也去了一趟韦斯塔韦，当轮到这时，我也一样被领进接待室后面的办公室，见了办公室，我发现屋里除了斯托珀小姐还有一位陌生的男子，那名男子长得十分粗壮，几乎是一种粗蛮，又宽又肥的双下巴也许是三下巴一直垂到脖子上，他笑容可鞠地挨着斯托珀小姐坐着，那双眼睛正穿过鼻梁上的眼镜片，利箭般投在进来应聘的妇女身上，上上下下细细打量着她们。当我出现在办公室时，我发现椅子上的他似乎震动了一下，但是很快就恢复了原状，将身子转了过去，看着斯托珀小姐。”

“‘行，这个就很不错！我相信不会有比这更好的了，太棒了！简直妙极了！’他一个劲地点头，脸上的笑容也是热情洋溢，双手有点不知所措地搓着，还会有什么表情会比这更让人觉得亲切呢？而他一副和蔼可亲的神态，看得人不觉心身俱轻。”

“‘请问你是来找工作的吗？小姐？’”他问道。

“‘是的，我是来找工作的。’”

“‘你想找一份家庭教师的工作是吗？’”

“‘对，先生！’”

“‘那么，你希望能得到多少的酬金呢？’”

“‘以前我在斯彭斯·芒罗上校家里作家庭教师时，薪水是四英磅一个月。’”

“‘天啊！这太不可思议了！吝啬啊吝啬，绝对的吝啬！’他一听到我说的数目，马上叫了起来，好像十分激动，又好像十分不满，一双胖得厚实的手掌在空中使劲乱摆着，抗议一般，‘天底下竟然有如此不懂得惜才的人，居然付给如此迷人如此有修养的小姐如此微薄的报酬！’”

“‘先生，我想你可能把我估计得太好了，其实我的修养也是十分有限，只不过略知一些法文和德语，对音乐和绘画也是仅知皮毛……’”

“‘这些已经够多了！’他打断了我的解释，‘况且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身上是否具有一位身为教育者的知识女性所应该具有的仪态和气质？换句浅显易懂的话就是，你如果不具备，你就根本没有资格去教导一个也许某一天成为国家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的孩子；相反，如果你具备，你根本就不必委屈自己受雇于竟然只出四英磅的那位不识才能的先生，你完全可以要求三位数以上的报酬！小姐，我愿意付给你一百英镑一年的薪水，以后我们可以再加。’”

“福尔摩斯先生，你不用动脑子就可以理解，像我这样身无分

文的穷教师来说,如此可观的薪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让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可能是我脸上的那种又惊又疑的神态吧,那位先生毫不犹豫地打开钱夹,抽出一张纸币。”

“‘按照我的规矩,我应该首先支付一半的酬金给你们这些年轻的姑娘,毕竟,旅途中的开销和一些必需衣物的消费不是笔小数目。’他笑眯眯地说道,镜片后的眼镜在那爬满皱纹的白晰的脸上变成了两条透光的狭缝。”

“‘他几乎是我长这么大以来,所见过的最为细心周到,体贴感人的一位了。你知道的,当时我身无分文,同时还欠着小贩们一些钱,所以说,这些先支付的一半薪金对我而言,与救命草没什么两样。可是,在会面的整个过程之中,我的直觉告诉我,事情不像表面上的这么简单,于是我让那位先生让我考虑考虑,同时,我也有必要了解一些关于他的情况。’”

“‘先生,我是否可以冒昧地问一句你家住在哪?’我问他。”

“‘汉普郡,非常迷人的乡间。铜山毛榉,到曼彻斯特也不过五英里的路程。没有比那更迷人的村庄了,而且还有一栋非常漂亮、古香古色的乡村别墅,亲爱的小姐。’”

“‘那么我具体的工作是包括一些什么事情呢,先生?我想尽可能地弄明白自己的责任。’”

“‘孩子——一个刚刚过完六岁生日的讨人喜欢的调皮的小精灵。对了,如果你有机会目睹他用拖鞋拍死蟑螂的壮举——啪!啪!啦!三声脆响,你的眼睛可能都未来得及眨一下,那三只蟑螂已经一命呜呼了!’他说完,往椅背上一仰哈哈地笑个不停,脸上又只有两条缝了。”

“‘那个孩子如此顽皮的举动让我惊讶又让我忍俊不禁,可是那位先生爽朗的笑声让我觉得他只不过是开了个玩笑而已。’”

“‘这么说,管教好一个六岁的孩子就是我全部的工作了?’”

“‘不,不,不,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他马上大声接道,‘你的

工作还应该包括——亲爱的年轻的小姐，相信以你的智慧，你不能猜到——完全听从我妻子的吩咐，满足她的要求，如果这些吩咐、要求对于一位年轻的小姐而言是情理之中的话，我想，你会做到的，不会有任何麻烦的，对吗？”

“能够为你们分担事情，是我的荣幸，我将不胜感激！”

“这样的话，就太棒了。行了，我们先谈谈服装的问题吧，比方说，我们都喜欢赶时髦，换句话说，就是有时髦癖，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我们心术不正。如果我们拿出某种衣服请你穿上让我们看看的话，你不会觉得我们这种举动古怪且无法接受吧？”

“‘当然。’尽管我如此回答，可我心里仍然大吃一惊，觉得太难以想像了。”

“‘如果我们让你一会儿坐这，一会儿又希望你到别的地方，你会觉得不耐烦吗？’”

“‘嗯？不会的。’”

“‘如果我们希望你到我家开始工作之前剪成短发，你愿意吗？’”

“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福尔摩斯先生，现在你已经看到了，我的头发是密密匝匝的，相当多而且非常有光泽，就像新鲜栗子的颜色那样，很有点艺术家的味道，我从未想过要为了份工作而轻意地把如此个性的东西放弃。”

“‘很抱歉，我不能为了工作而忍痛割爱。’我回答说，在我说话的时候，他那隐在眼镜后的小眼一直充满希望地看着我，眨也不眨，而我的拒绝刚刚出口，他的脸上极快地闪过一丝阴冷。”

“‘可是，一旦你接受这份工作，这件事就非做不可，’他说，‘因为这也是我夫人的一个小小的怪癖或者说是一个小小的要求，我想不用我说，你也知道，妻子的一些要求是非满足不可的。这么说，你并不打算改变你的发型了？’”

“‘对，先生，我希望你能体谅我的苦衷，我几乎是不容考虑地

一口回绝了。’”

“既然这样，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能对你说声深感遗憾，亨特小姐，尽管你其它任何方面都令我十分满意。好了，斯托珀小姐，恐怕又有劳你再多召几位年轻小姐进来了。”

“在我和那位先生进行洽谈的整个过程中，斯托珀小姐自始至终都是坐在桌子后面批改文件，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插过，更不用说与我融洽的交谈了，而一听到那位先生的话，她立即抬起头来，脸上略有愠气，让我十分相信那位先生付给她的酬劳当不是一笔小数目，而现在，却是眼见着煮熟了的鸭子就要飞了。”

“亨特小姐，虽然你不愿意接受这份工作，那你是否仍能希望将名字登记在这本名册上？”

“如果你不觉得麻烦的话，就请继续留着吧，斯托珀小姐。”

“不过，话说回来，像你这样对如此良好的机遇都是不屑一顾，恐怕是再留几个周也不会有什么收获的，’斯托珀小姐近乎嘲讽地说道，‘我想，毕竟我们公司能力有限，恐怕不能为你找到十分合适的工作了。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再见，亨特小姐。’她一边说一边拉了一下叫人铃，一位佣人应铃走了进来，将我领出办公室。”

“福尔摩斯先生，当我回到我的住所，想到食品柜里面找点充饥的东西，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第二天的三顿压根儿就不知该如何打发，而桌子上又放了几张下午送来的欠条和催我还钱的单，我的心里不由地生出一丝后悔，竟然放过了那么好的一个工作，实在是蠢得可以，其实仔细想一想，那位先生的要求也不是很过分，既然他出了那么高的价钱，当然希望他所找到的人能对他们的要求一一照办了。在英国，对于区区一名女家庭教师来说，每年一百英镑的薪水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我即便留一头短发，对我又有什么损失呢？说不定，头发短了的我会别有一种味道呢，看上去更加精力旺盛呢？到了第二天，那丝后悔已经隐隐约约地

变成了一种自责，而到了第三天，我就十分地确定自己的一念之差，已经犯了一个什么严重的错误，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应该放下那份虚无的尊严，再去找斯托珀小姐一趟，请她帮助我去向那位先生说说，也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却意外地收到了一封来信，信封上的署名正是那位先生。今天，我特地将那封信也带来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先将这封信给你读一遍。

曼彻斯特附近，铜山毛榉

亲爱的亨特小姐：

多亏了斯托珀小姐，要不然，我还真不知道如何才能找到你，今天我写信来，主要是想再问问你，经过两天的深思熟虑之后，你是否还是不改初衷。当我回到家里，将你的音容笑貌仔细地向我妻子作了一番描述之后，她已经对你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十分希望能与你相处。可是我们不知道关于头发的那个小小的要求是否真的让你对这份工作不加思索的予以拒绝，为了尽可能地减少这个要求可能给你造成的麻烦，我们愿意在原来的价格上再加上二十英镑，也就是三十英镑一个季度，希望这样的补偿会让你觉得这个要求并不是你想像的那样难以做到。铁蓝色是我妻子最为喜欢的一种颜色，所以恐怕你到了我们家后，每天早上都得在屋里穿铁蓝色的衣服了，当然，我们不会让你为了我们的这个怪癖而有所破费的，女儿艾丽丝在去费城之前买的衣服差不多全部留在家里，而其中就有一件铁蓝色的，你的身材与艾丽丝差不多，那件衣服也应该是十分适合你的了。至于，那天说的让你根据我们的意思随时改变坐的地方或者说照我们的喜好去娱乐，对于你来说，应该不会是件很难做的事才对。只有对于你是否留短发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深表遗憾，那天在斯托珀小姐那儿与你会面时，我就为它的飘逸光亮叹服，可是，为了我的夫人，我必须十分坚定地坚持这个要求，所以我希望通过提高薪金来弥补你的不便和减

轻我心中的抱歉。而对小孩的教管并不是件很难的差事,所以在此我再次向你发出邀请:欢迎你加入我们之中。倘若你决定接受这份工作,必须提前告诉我你坐哪一趟火车,我会准时地乘马车在曼彻斯特恭候你的到来。

你真诚的 杰夫罗·鲁卡斯尔

“信中的内容大致就是这样,我想你也能猜到,我已经有了决定,可是,为了保证这件事不会给我带来什么危险,我还是想让你知道事情的前前后后,帮我分析分析,以免我的决定有所不妥之处,福尔摩斯先生。”

“亨特小姐,其实现在你不妨就按你自己的意愿去做这件事情。”福尔摩斯对她笑了笑,说。

“难道你不觉出事有蹊跷,我应该不理睬吗?”

“如果你是我的姐姐或妹妹,我肯定是决不同意她去接受这份工作的。”

“福尔摩斯先生,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

“我并不能很肯定地断定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我手头上没有丁点儿的资料。我倒是洗耳恭听你的一些猜测。”

“鲁卡斯尔先生是如此的平易亲人,善解人意,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才对,可是他的妻子却有那么多不可思议的怪癖,是不是她的精神有些不正常呢?所以鲁卡斯尔先生不惜付出如此代价去守住这件事件,而不致将她关进疯人院,哪怕要让他采取一切尽可能的手段去稳定她的情绪,他也在所不惜。”

“听起来,这个猜想好像很有道理。也许,你猜的很准,因为事实没准确是如此,况且这也能够很好的解释鲁卡斯尔先生的各种古怪的要求。可是,不管怎么说,对于一位像你这样的年轻姑娘而言,它实在不是一个好去处。”

“但是,福尔摩斯先生,他给的报酬相当可观!还会有比这更

丰厚的报酬吗？”

“的确，我不得不承认他的报酬相当诱人，而且不是一般的诱人。而这也正是事情的疑点所在，出于什么原因使他愿意开支这每年一百二十英镑的开销，如果真是为了稳定他妻子的情绪化，他完全可以用四十英镑的价格聘用一位，很显然，他肯定还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和阴谋。”

“所以我这么急地赶到你这儿来，想请你帮我分析分析这件事情，而且如果以后真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也能猜得出来，能及时给我一些援助。对我而言，只要一想到你随时都会给我帮助的，我心中的担忧也就一扫而空了。”

“你完全可以这么想，可以以此为保障无所牵挂地去工作了。我可以郑重地向你承诺，在未来的几个月里，我会随时关注你的，对你的这些小烦恼我会尽力而为的。不过这件事实在过于古怪我们是否应该有个什么约定，如果你一旦觉得事情有点难以理解或者你感到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

“威胁我的安全？难道你已经感觉到什么不对劲了吗？”

福尔摩斯一本正经地摇了摇头，“要是我现在就能够找出不不对劲的地方，那你还有什么可以顾虑的呢？不过，你尽可放心，一旦你有什么困难，不管是白天还是三更半夜，在任何时候你都可以给我拍个电报，我会尽快地出现在你面前的。”

听到我伙计的保证，她长长地舒了口气，脸上的担心转眼之间已经无影无踪，她十分轻松地站了起来，说道：“这样就太好了。我可以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地去汉普郡了，现在我必须回去给鲁卡斯尔先生写信，告诉他我已经接受了他的聘请。至于头发，今天晚上也只有忍痛割爱了，明天这个时候，我说不定已经在温切斯特了。”然后，她又向我们道了几声谢，便匆匆告辞而去了。

“看上去，我们不必为她过于担心，她好像是位自理能力很强的女孩。”当楼道里传来她急促但稳健的脚步声时，我对福尔摩斯

说道。

福尔摩斯神情凝重地说：“这对她而言是十分必要的，倘若好多天之后，她还是音讯全无，那我们的这个错误就犯大了。”

随着日子的流逝，我们发现果然不出所料。眨眼之间，距那位姑娘来访已经过了两个星期了，而在这两个星期内，我总是想着那位姑娘，总在不断地作着各种假设，担心孤立无援的她是不是被拉进了某个根本无法用常理去推断的阴谋之中。高得吓人的年薪、不可思议的怪癖、简简单单的责任，有的东西都说明这件事情的古怪，可是我仍然不能十分肯定地说这份工作究竟真像表面上的那样还是另有内幕，更无法肯定鲁卡斯尔先生是真的和蔼可亲还是面善心恶。而福尔摩斯似乎也为这件事情大伤脑筋，他常常一个人呆住在那，眉头紧锁，愣愣的，也不知想些什么，同一个姿势总是保持半小时以上。可是我跟他一谈起那位姑娘，他就会态度极其恶劣的使劲挥手，让我住口，嘴里也常常是急躁地叫着：“资料！线索！巧匠难为无泥之砖！”然而，每每他发泄完了之后，他就会自言自语地唠叨个不停，说如果当事人是他的亲姐妹，他绝对会出面阻拦的。

直到一天半夜，我们收到了一封加急电报。邮递员来的时候，我正准备回房休息，而福尔摩斯也刚刚将所有的东西准备好要开始那使他痴迷的化学实验——每次他打算做实验的时候，我都是自个人先上楼，而他则是旁若无人地弓着腰搬弄着那一堆试管和曲颈瓶，而且一做，就是整个晚上——他接过她那个黄色信封，将里边的信笺拿出来只匆匆地看了一眼，就抛给了我，并且不容推辞地丢下一句话：“看完之后马上告诉我去往布雷德肖的车次及时间。”然后，就转回到实验台旁边，专心致志地玩他的实验去了。

电报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是很显然非常急迫：